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哀公【疏】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是夫人定姒所生以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共仁短折曰哀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疏】注隨世至封之　正義曰僖二十年楚人伐隨

自爾以來隨不復見以隨世服於楚爲楚私屬不通於諸侯征伐盟會不與於列故史不得書之猶如郳滕爲人私屬不序於宋盟也定四年保護昭王楚得復國楚人感其恩德使隨列於諸侯令楚帥諸侯圍蔡令隨在其班次以之告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殺之此時許復見者以許屬楚故疑葢是封之當如蔡侯盧陳侯吳受封於楚也世族譜許男斯之後有元公成悼公孫則是楚封元公爲許男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無傳書過也不言所食所食非一處

疏 注書過至一處 正義曰桓五年傳例云凡祀啓蟄而郊過則書今以四月始郊已入春分之氣故書過也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言其傷食之處比不言所食處者所食非一處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無傳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栽栽設版築爲圍壘周帀去蔡城一里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爲壘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閒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吳爲明年蔡遷州來傳

疏注栽設至一里　正義曰築牆立版謂之栽栽者豎木以約版也楚慮外人救蔡則於表裏受敵故築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以圍之欲置兵其內以攻蔡使外人不得救之　注夫猶至守蔡　正義曰劉炫云

杜言夫猶兵也以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然則未築壘前兵豈遠城乎壘成之後兵復出壘乎以國人夜守常事何言晝夜九日以後兵豈散乎炫以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劉炫以爲丁夫築城晝夜九日杜必以夫爲兵屯守九日者以屯是戍守之名故詩序云屯戍於毋家又案傳晉有軘車皆是兵之屯守經藉未有作役之人而爲屯守之號者故杜爲此解劉妄規杜失非也　注楚欲至師還　正義曰服虔云蔡使楚進疆於故江國與汝水之間其意言蔡割地以賂楚也杜不然者以昭七年傳申無宇云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所以封汝哀十七年傳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則楚於文王之時其竟已至汝水寧於此役蔡始令楚進疆于江汝之閒也且汝水江國不可共文故杜以爲楚使蔡徙其國都於汝北汝水之南自擇疆宇欲令遷都近楚爲楚屬國蔡人冀令楚去心雖不肯權宜許之楚還之後蔡更自議巳

與楚惡不如事吳故請還于吳以吳爲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檇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爲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娠懷身也歸于有仍

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牧官之長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己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諜候也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滅過戈

復禹之績〔過澆國戈殪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也〕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猶言天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言可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汙池爲二十二年越入吳起本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傳

疏注夫椒至椒山　正義曰杜於此注以椒爲山名土地名以夫椒爲地名以戰必在山旁以山表地耳　注澆寒至斟灌　正義曰襄四年傳稱夏之衰也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用寒浞寒浞殺羿因其室而生澆處澆于過是言澆是寒浞之子封於過也二斟夏同姓諸侯夏本紀文也又襄四年傳云澆用師滅斟灌此言殺斟灌者王肅云滅殺也古者滅殺尊卑同名其意言殺其君而滅其國故二文各言其一也賈逵云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因殺

夏后相也桀下句別言滅夏后相王解是也　注夏后至所滅　正義曰夏本紀云禹生啓啓生大康大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是相爲仲康之子啓之孫也書序云大康失邦作五子之歌其經云大康尸位以逸豫乃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則大康之時羿已權盛能廢大康矣胤征云唯仲康肇位四海孔安國云羿廢大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仲康羿之所立也仲康崩子相立蓋亦羿立之矣傳言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蓋於相時羿始自立爲天子相於是失國依於二斟及澆滅斟灌相復爲澆所滅　注虞舜至己害　正義曰尚書堯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又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皇甫謐云嬪于虞因以虞爲氏虞今河東大陽縣西山上虞城是也然則舜有天下其代號虞因本河東大陽之虞及周之興封仲雍之後爲虞國即彼地是也但舜既禪禹禹封舜後爲諸侯雖取虞爲國名未必封於河東虞地而梁國有虞縣其地以虞爲名疑是夏時虞國杜於地名

言有者皆是疑辭言有以示不審也㐭正當周禮之㐭人謂之為㐭正當是食官之長故為掌膳羞之官也賴此以得除二害得在浞之世不被殺也　注方十里為旅　正義曰方十里為成司馬法文也五百人為旅夏官序文也田一成衆一旅言食此一成之地其內有為兵者五百人周禮小司徒云乃井牧其田野鄭衆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也鄭玄云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杜解牧隰皋雖與鄭異其授民田二而當一理亦宜然計方十里為方一里者百方一里有九夫之田則十里容九百夫也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得為五百夫矣　注襄四至少康　正義曰引此傳者言少康能布恩惠以收夏衆以德撫靡故得用靡遺民滅浞而立之　注猶言天與不取　正義曰吳語云越滅吳吳王請

行成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取是也 後雖至食已

正義曰言悔恨之深結於心腹不可如食之消卜

注生民至教之 正義曰服虔云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以告與之醫饋之餼也死者釋其征必哭泣葬埋如其子也孺子遊者必餔歠之也非身所種夫人所織不用十年不收於國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五鹿晉邑

吳之入楚也 在定四年

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 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

逢滑當公而進 當公不左不右

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

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illegible]

而改過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陳侯從之

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

陳脩舊怨也傳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齊侯衛侯會于

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

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鉏曾孫鮮虞狄帥賤故不書疏注魯

師至不書　正義曰杜以經書齊衛伐晉傳言四國伐晉故唯解魯與鮮虞不書意也劉炫以齊衛會乾侯救范氏

者師相會因而行伐二君親行告伐不告會也行伐之[illegible]

魯與鮮虞會之齊衛更遣師與同伐也但齊將卑師[illegible]

稱師衞將卑師少故云孔圉後伐四國並皆不書非[illegible]與鮮虞不書也當謂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書者不告義出百塗並得通也今知劉非者杜以傳齊侯衞侯止云會乾侯不言伐晉即云師及齊師衞孔圉鮮虞人伐晉其經齊侯衞侯伐晉文相大當以爲一鮮虞狄帥賤故略而不書猶邲之戰唐侯從楚而不書平丘之會狄人從晉而不書之類是也劉以爲孔圉等更別伐晉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告故不書而規杜過非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

不形鏤（形丹也 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 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癘疾 疫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 不敢先食分猶論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 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 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 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有木 曰榭澱停蓄曰池）宿有妃嬙

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
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
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illegible]
箴吳疏食不二味　正義曰謂與在下同其好惡不厭
起二爲美味也　在國天有菑癘　正義曰在國
與在軍相對天有菑癘與下句相連言有菑癘之時親自
巡孤寡共其乏困也本或天作無誤耳　注必須至徧也
正義曰孫武兵書云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
言飢杖闕閭在軍如良將之法必須軍士皆分熟食然後
敢食王不先自食也服虔云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
餘若單醪注流也杜以分王半食不足徧及軍人且所嘗
珍異乃得卒乘與焉王所自食不得分軍士也故顯而異
之分猶徧也待徧熟食王乃自食也　注積土至日次[illegible]

正義曰釋宮云闍謂之臺郭璞云積土四方也又云有木者謂之榭李巡云臺上有屋謂之榭又曰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莊三年傳例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孔安國尚書傳云渟曰陂停水曰池言夫差所停三日則役民爲此也 注妃嬙至內官 正義曰曲禮云天子之妃曰后則妃上下通名也釋詁云妃合會對也妃媲也是匹對於夫婦官之最貴者也嬙在妃下次於妃也周禮有九嬪女御以有四名分爲二等並言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婦官之名周禮無嬙蓋後世爲之名漢有掖庭王嬙是因於古也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討范中行氏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邾人以賂取之

易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

疏 注句繹至要之　正義曰既取其田慮後悔故共盟以要之伐則三卿盟唯二卿者服虔云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穀梁傳曰三人伐而二人盟何各盟其得也其意言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也案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則句繹小邾地也注言邾地者以傳云伐邾邾人愛其土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被伐受盟則盟在邾地猶若成二年楚人伐我師于蜀公及楚公子嬰齊盟于蜀之類是也邾與小邾國竟相近句繹所屬亦無定準猶齊魯汶陽之田昔魯爭鄆之事一彼一此豈有常乎而劉炫以句繹爲小邾地而規杜非也

夏四月丙子衞侯元卒

定四年盟皐鼬

疏 注定四年盟皐鼬　正義曰元以昭八年即位三十二年大夫盟于狄泉以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數

滕子

來朝（無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

于戚【疏】（衛世子　正義曰世子君父在之名蒯聵父旣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以世子告言是正世子以示宜爲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無可襃貶故因而書世子耳）秋八月甲

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

鐵鄭師敗績（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鐵在戚城南罕達子皮孫）冬十月

葬衛靈公（無傳七月而葬緩）十有一月蔡遷于州

來（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爲文）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懷土而欺大夫[illegible]故罪而書名）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子郢也僕御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奔無大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祇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爲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

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没爲正且亡人之子輒在輒蒯聵之子出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大子絻絻者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欲爲衛人逆故衰絰成服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子般駟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

駟兵車先陳猶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車以示衆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會合戰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兆不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言先人事後卜筮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諮詢也故兆始納衛大子卜得吉兆吉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弃君

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
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
受郡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
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去廝役志父無罪君實
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
戮絞所以縊人物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
君再重大夫一重素車樸馬以載柩無入于兆兆葬域下卿之
罰也為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

子衛大子為右鄭無恤王良也登鐵上鐵丘名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乗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麇之麇束縛也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痁瘧疾也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皇大也烈

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繼業守文故曰文祖蒯聵襄公之孫鄭勝

亂從勝鄭聲公名釋君助臣爲從於亂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

治亂使鞅討之鞅簡子名蒯聵不敢自佚備持

矛焉戎右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

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集成也大命不敢請佩

玉不敢愛不敢愛玫以祈禱鄭人擊簡子中肩斃

于車中斃踣也獲其蠭旗蠭旗旗名大子救之以戈

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北獲羅大子

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趙孟簡子也喜大子前怯今更勇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傅傁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爲難後竟有晉陽之患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尨范氏臣爲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得尨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蜂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

射前列多死晉前列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弢弓衣嘔吐也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爲上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止使不絕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材橫木明細小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

疏注三揖卿大夫士正義曰周禮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鄭玄云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鄭衆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服虔云三揖卿大夫士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是時

至而南　正義曰土地名云河經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魏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是言晉時河所經也春秋之時河未必然故云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與晉時河道異也土地名又云戚頓丘衞縣西戚城在枯河東是春秋時戚在河東也從晉而言河西爲內東爲外故云戚在河外也是時晉軍已渡河矣師人皆迷不知戚處陽虎慮其渡處在戚之北河既北流據水所向則東爲右故欲出河右而南行也　注絻者始發喪之服　正義曰士喪禮既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鄭玄云括髮者去笄纚而紒也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又奔喪之禮至於家入門哭盡哀括髮袒自齊衰以下入門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如彼禮文則主人當括髮齊衰以下乃免此大子絻者禮不奔喪所不括髮故以絻代之耳靈公以四月卒今以六月而大子絻故云絻始發喪之服也遠道不臨喪者不得括髮故始發喪服絻也鄭玄注士喪禮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

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　詩曰至我龜　正義曰詩大雅緜之篇美大王遷岐之事爰於也既見周原之地肥美可居於是始集謀人從己者於是與謀議人謀既從於是契灼我龜而卜之言先人謀後卜筮也　反易天明　正義曰天有尊卑人有上下下事上臣事君法則天之明道臣不事君是反易天之明道也　經德義　正義曰此經德義與傳經國家詩序經夫婦皆意同也經謂經紀營理之不除君惡則德義廢矣宜經紀德義使不壞也　克敵至受郡　正義曰上大夫下大夫謂於大夫之內分爲上下其上大夫非卿也此言先無田祿者若能克敵得此賞也　注周書至四郡　正義曰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玄云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縣方二十里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如彼文則縣方二十里耳周禮又無郡不可用以解此故引周書解之或曰周

書者孔子删尚書之餘今案其存者其文非尚書之類其作雒篇有此言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千里百縣則縣方百里計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縣方百里則出車百乘也昭五年傳云晉有四十縣遺守四千乘是縣別有百乘與作雒之言合也上大夫受縣縣則爲百乘之家言得進爲卿也縣有四郡則郡方五十里下大夫得此方五十里之采邑　注十萬畝正義曰王制云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則士田十萬爲方十里有餘　注志父至其賞　正義曰牧誓武王誓衆尚自稱名況以人臣誓衆固當自稱名矣知志父是簡子名也簡子名鞅又名志父者服虔云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曰晉趙鞅以叛既復更名志父或當然也楚公子圍弒君取國改名曰虔經即書虔公子棄疾弒君取國改名曰居經即書居今趙鞅改名志父經書猶云趙鞅者彼楚子既爲國君臣下以所改之名告於鄰國故得書所改之名趙鞅人臣國家不爲之諱仍以趙鞅名告故書鞅也鞅言君實圖之言已事濟君當許其賞

也簡子言此君當誅其賞其在下副上所督
之言欲使在下信之非欲自求賞也　注屬辟至一重
正義曰禮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
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是屬辟為棺
之重數也大記之文從外向內大棺之內有屬屬之內有
椑椑親身之棺鄭玄云椑堅著之意也如記文大夫無椑
今簡子自言有罪始不設辟者鄭玄云趙簡子云不設屬
椑時僭也爲時僭日久自言無罪則僭設有罪乃不設耳
記言士棺六寸檀弓又云夫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
寸之椁鄭玄云爲民作制民猶四寸簡子言三寸者亦示
其罰之重令制度卑於民也記有杝棺梓棺杝謂椴也不
以桐爲棺簡子言桐棺者鄭玄云凡棺用能溼之物梓椴
能溼故禮法尚之桐易腐壞亦以桐爲罰也檀弓又云天
子之棺四重鄭玄云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
一重士不重又云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
二四者皆周鄭玄云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

三寸合六寸也此為一重杝棺一所謂椑棺也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也檀弓之文自內向外水牛之革一也兕牛之革二也二者相襲乃得為重故以此二者為一重也又有椑也屬也大棺也此是天子四重為數五棺為四重也喪大記之文君有大棺也椑也屬也大夫有大棺也屬也鄭玄注檀弓天子之棺四重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是上公數四棺為三重諸侯數三棺為再重大夫數二棺為一重士以一棺為不重也杜之此注唯無上公士耳其言重數與鄭同也若然禮器云天子葬五重諸侯葬三重大夫葬再重以多為貴也彼重亦當謂棺而其數皆較一者鄭玄云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然則茵以藉棺抗為負土天子及諸侯大夫皆數彼以增棺數故皆多數一也杜言此棺之重數者以明不設屬辟為罰也　素車樸馬　正義曰素車無飾謂不以髤漆飾車也曲禮云大夫去國為位而哭乘髤馬鄭玄云

髦馬不騶落也則此樸馬亦謂不騶落用此以載柩也雜記稱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然則柩皆人挽此用車馬載者禮言乘人設法許之耳道遠者當用牛馬且此言亦爲罰也　無入于兆　正義曰周禮冢人云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鄭玄云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此言不入兆域亦罰也　注郵無恤王良也　正義曰下云子良授綏是也服虔云王良也孟子說王良善御之事古者車駕四馬御之爲難故爲六藝之一王良之善御最有名於書傳多稱之楚辭云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　授大子綏　正義曰曲禮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論語稱孔子上車必正立執綏而升綏者挽以上車之索故授之使之升也少儀云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鄭玄云面前也幦覆苓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苓上也　有馬至牖下　正義曰襄二十七年傳曰唯卿備百邑注云一乘之邑也坊記

云家富不過百乘百乘卿之極制也檀弓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則禮之正法死於牖下　衛大至襄公　正義曰遺於曾祖以上皆稱曾孫此雖並告三祖對文王康叔稱曾孫也晉語說此事於襄公之下又有昭考靈公國語與傳異者多矣此下云無作三祖羞是無昭考也　大命至不敢愛　正義曰上言無絕筋無折骨謂軍之士衆無令傷損以成大事此云大命不敢請者謂己之身命不敢私請苟以求生佩玉不敢愛尚書金縢稱周公植璧秉珪以告大王王季文王是禱請用玉也在軍無珪璧故以佩玉　兩靷至皆絕　正義曰古之駕四馬者服馬夾轅其頸負軛兩驂在旁挽靷助之詩所謂陰靷鋈續是也說文云靷引軸也僖二十八年注云在胷曰靷然則此皮約馬胷而引車軸也兩靷將絕而能制焉言其御之和也駕而乘材材謂橫也細小之木也乘小木而靷絕示其將絕之驗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

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説殺駟以説吳言不將遷駟之爲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故哭冬蔡遷于州來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爲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

［疏］注曼姑至叛人　正義曰春秋行兵征伐自非霸主之命諸國共行皆以主兵爲首此圍戚齊出衛意引齊使之助已討應曼姑爲首而序在齊下者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推齊使爲兵首故先書齊也穀梁傳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是先儒及杜皆同穀梁之説也宋魚石去而復入據宋之彭城襄元年經書圍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

登叛人也此蒯聵在戚齊衛圍之與圍宋彭城事類同矣
彭城稱宋此不稱衛者蒯聵據戚與輒爭國非是叛人故
不須繫之衛也公羊傳曰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
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
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
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
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
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其意言靈公廢
蒯聵不用使之得國輒不以國與蒯聵是靈公之命行於
蒯聵也立為國君是王事也以國與父是私事也不以國
與父是天子之命行於諸侯也如公羊之言則輒義可以
距父圍戚不為不義而杜言曼姑知其不義則輒不合距
父意與公羊異者據左傳公子郢讓國不受然後立輒然
則輒之立也以周禮無適子則立適孫緣是以得立耳非
有靈公之命使立之也爲輒之義自可讓而不受以已是

王孫繚有可立之勢貪國以距父耳非有靈公之命天子之𥠖使之距蒯聵也論語說此事云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孔子意不助輒明是輒爲不義故曼姑自知不義推齊爲主

夏四月甲午地震

無傳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天火曰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無傳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

宋樂髡帥師伐曹

無傳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無傳公子駟之黨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無傳不書名未同盟

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帥師圍郰無傳

傳三年春齊衞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夏

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宮名火踰公宮桓僖災

桓公僖公廟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至

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

御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庀具也子服景

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服何也宰人冢宰之屬以待命命

不共有常刑待求之命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

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四相從爲駕之易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愼爲備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爲濟蒙葺公屋以濡物冒覆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象魏門闕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敎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曰舊章不可亡

也宫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槐宫父終生之後瀋汁也言不備而責辦不可得於是乎去表之槀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槀積道還公宮開除道周帀公宮使火無相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

疏注司鐸宮名

正義曰僖二十年西宮災書之此不書者西宮公之西宮親近僖君忽被天火故重而書之此司鐸雖是公小宮在公宮之後非君所往之處又是人火所以輕而不書或可兼廟重以略之

桓僖災　正義曰傳言火而經書災者司鐸初被人火火越宮而至廟以火踰宮故以災言之

注周禮至象魏　正義曰周禮大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鄭玄云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

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使萬民觀焉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鄭衆云從甲至甲謂之浹日凡十日其地官夏官秋官皆有此言地官云布敎縣敎象夏官云布政縣政象秋官云布刑縣刑象名縣所掌之事爲異其文悉同唯春官不縣者以禮法一須百事皆足不可又縣故不縣之杜擬彼意言縣敎令之法彼所縣者皆是敎令之事故也由其縣于象魏故謂其書爲象魏命藏其書也彼言朔日縣之十日即斂之則救火之時其書久已藏矣而此立象魏之外方始命藏此書者象魏是縣書之處見其處而念及其書非始就縣處斂藏之　注言桓至所災　正義曰禮諸侯親廟四爲高祖之父即當毁其廟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親盡而廟不毁言其宜爲天所災也所以不毁者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毁其廟其意或然公羊傳曰此皆毁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敝也其意言哀公更立之不可

通於左氏故以為元不毀耳服虔又云俱在延毀故不言及杜無說或當同時災無先後故不言及劉氏范氏世為昏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萇弘事劉文公之屬大夫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責屬與范氏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終違天之禍

疏萇弘至萇弘○正義曰文公以定四年卒也為之屬大夫謂當昭公之世也此時文公已卒萇弘知政以己先事劉子劉氏又與范氏親既握國權遂與范氏故周人殺之以說於晉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勑令勿從己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

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位也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傳備言季氏家事

【疏】召正常正常不反 正義曰服虔云召而問兒死意然則兒於正常去後始死死非正常得知召之復可所問也當欲問不位康子之意故正常畏康子不反

冬十月晉趙鞅

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荀寅伐其郛伐其北郛閭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教已之徒將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內攻得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疏荀寅至而出正義曰荀寅徒內伐其北郛之弥又使其救己之徒自外伐閭郛之北門而入因外內攻故得出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賤者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賤盜也疏蔡侯申　正義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蔡世家云文侯申生景侯固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大子今昭侯申是隱大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事神

二申必有誤者俱是經文未知孰誤 主賤者至盜也

正義曰公孫辰公孫姓公孫霍雖並是弒君之黨而非弒君之首首是公孫翩翩賤故稱盜不言弒其君者賤此盜也盜賤不得有其君故以盜爲文不得言弒其君

蔡公孫辰出奔吳弒君賊之黨故書名葬秦惠公無傳宋人執小邾子無傳邾子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弒君黨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恥爲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蠻子不道於其民也赤本屬楚故言歸城西郛無傳魯西郛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災無傳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疏 注天火至亡國 正義曰傳例曰天火曰災知天火也殷有天下作都于亳故知亳社殷社也蓋武王伐

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各立之所以戒亡國也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公羊傳曰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說者以為立亳社於廟門之外以為屏蔽使人君視之而致戒也左傳稱間于兩社事當為然郊特牲亦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故災其屋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無傳同盟於皐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無傳亂故是以緩

葬滕頃公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音懲蓋楚言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

而卒翩蔡大夫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翩以矢自守其門
文之錯後至錯蔡大夫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
人併行如牆俱進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
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即霍也疏
注承音懲蓋楚言　正義曰懲創往年之遷恐其更復遷
徙承懲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　○入於家
人而卒　正義曰言將如吳已適吳矣翩在路逐
而殺之遂入于凡人之家言此者說其非理之意　夏楚
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販
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

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負函繒關皆楚地曰吳將泝江入郢逆流曰泝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爲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大夫.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眅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菟和山在上雒東也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在上雒縣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

蔑（命大夫別縣監尹）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未寧時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且將爲之卜（卜城）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户（今丹水縣北三户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

楚復詐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疏注命大夫別爲縣監尹正義曰言北者河南山北東西橫長其間非一邑也若是與邑大夫則當以邑冠之乃言陰地之命大夫則是特命大夫使摠監陰地故以爲別縣監尹也以其去國遥遠別爲置監楚官稱尹故以尹言之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陳乞僖子弦施弦多庚午圍五鹿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臨晉邑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八邑晉地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鄗即高邑縣也路縣東有壺口關會鮮虞

納荀寅于柏人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也弦施與鮮虞會也疏遂墮臨正義曰稷初奔臨欲據臨距國今弦施逆稷欲納之佀邑以臨險固故毀之

經五年春城毗無傳備晉也夏齊侯伐宋無傳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再同盟也疏注再同盟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崔杼弒莊公而立杵臼昭二十六年盟于鄟陵定四年于皐鼬是再同盟也昭三十二年大夫盟于狄泉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數也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

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爲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也）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公家之事也）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爲吉射距晉戰死）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邑范氏故也）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諸

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姒景公妾荼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惠子國夏昭子高張寘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

死乎不與塊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爲此歌哀羣公子失所

疏間於至無君　正義曰公謂群臣云若間暇於憂虞謂國無憂虞事得間暇則恐有疾疢不得飲樂今既無憂虞又無疾疢亦且謀樂何憂乎無君　注師衆至失所　正義曰師衆之往釋詁文也周禮五百家爲黨言其共居一所故以黨爲名是黨爲所也經書閏月葬齊景公長歷閏十一月禮葬乃有謚此歌稱謚明是葬後傳言冬十月者記公子出奔之月其萊人之歌在公子出奔之後杜以文承十月之下故云蓋耳公羊以爲喪以閏數謂通數閏月穀梁云不正其閏也謂喪事不數左氏無傳未知所從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

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也塈息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騶秦違詩商頌故受禍

疏詩曰至攸塈　正義曰詩大雅嘉樂之篇也言在上者不解惰于其位民之所以得安息騶秦棄位僭上是惰于位也

商頌至多福　正義曰商頌殷武之篇歌成湯之德不僭差不濫溢不敢怠惰而自暇以此之故上天命以多福也詩於怠皇之下更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傳言命以多福不復具引詩文取其意而言之也杜云違詩商頌上言詩下言頌以騶秦於此二詩皆違故言違詩與商頌

經六年春城郲瑕無傳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郲婁城晉趙鞅

歸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
奔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叔還會吳于柤無傳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未同盟而赴以名齊陽生入
于齊爲陳乞所逆故書入【疏】注爲陳至書入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國國逆而立之曰
入此爲陳乞私逆既入而立之故依例書入也齊陳乞弒其君荼弒荼者朱毛與
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
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
明而書之以爲弒主【疏】注弒荼至弒主　正義曰實非陳乞弒荼而書乞弒其君者以荼死由乞故書乞弒
也此與楚公子比鄭公子歸生俱非弒君之首春秋顯而
書之以爲弒君之主所以惡此三人釋例曰諸懷賊亂以

爲心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是説罪之之意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

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吳伐陳復脩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

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陳盟在昭十三年

注陳盟在昭十三年　正義曰昭十三年無楚與陳盟之事於時楚既滅蔡使棄疾爲蔡公子干子皙之入也傳稱朝吳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是與陳人盟更

許復其國其年平王即位更封陳是與盟也齊陳乞僞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偃蹇驕敖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疑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

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盡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牧鮑國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圉晏嬰之子圉施不書非卿）疏（孺子之下也　正義曰孺是懦弱之意懦弱持疑不能決斷是為非之下者物其決斷而盡殺之）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

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弃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

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禜禳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

大天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又逸書言信出己則禍亦在己

注前已至是敗　正義曰劉炫言十不吉謂戰[illegible]
當謂今代更卜也杜言退還亦是敗非也以規杜氏[illegible]
劉非者杜言退還亦是敗者以傳十退不吉是不得[illegible]
是雖欲退還亦必敗也故云退還亦是敗但文不委悉劉
以爲退還謂是好退而還以規杜非也　問諸周大史
正義曰服虔云諸侯皆有大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大
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大史杜以問周大史於文自明故不
煩釋　不穀至移之　正義曰言己若無大罪天其妄天
之乎必是身有大罪天乃下罰有罪受罰又焉移之　注
四水在楚界　正義曰此地名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
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睢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
入江漳經襄陽至南郡當陽入江是四水皆在楚界也
夏書至而亡　正義曰此夏書五子之歌第三章也彼云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多
帥彼天常一句又字小異者文經篆隸師讀不同故兩存
之賈服孫杜皆不是古文故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唯

王肅云大康時也案王肅注尚書具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統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國黨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召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之次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爲辭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門也闞止知之先待諸外闞止陽生家臣子我也待外欲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簡公戒之遂行

戒使無洩言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昏令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言陳氏得衆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於僖子家內子士母僖子妾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差車主車之官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悼公稽首悼公

陽生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己可爲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賴齊邑安號也去鬻姒荼之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

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信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皆也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言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殳冒淳地名賁以

殺經書秋者史書秋記始事遂違其死通以冬告魯

疏 注召在至之次 正義曰經書陽生入齊文在七月之下知其召在七月也今傳在八月下者欲令下接十月立之是記事之次也邴意茲來奔者自以高國之黨八月來奔耳僖子使召陽生自以七月之時別使人召之非遣意茲召也賈逵以傳文相連謂遣意茲來召又怪其日月錯誤云其說未聞杜以此故爲注云高國黨以備之 注實以冬告魯 正義曰傳言十月立陽生陽生既立之後方遣朱毛殺荼則荼死在冬經書爲秋殺者記陽生初事入齊之始遂并荼死二事通以冬始來告言陽生秋入荼以秋死故並書於秋也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 鄫今琅邪鄫縣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他國言歸於言來內外之辭）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夏公會吳于鄫（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

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爲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爲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其棄疾來伐擊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嚭吳大夫康子使子貢辭大宰

語曰國君道長言君長大於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虛國君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也端委禮衣也反自鄙以吳爲無能爲也弃禮知其

不能霸也【疏】吳王百牢 正義曰王制云君十卿禄魯牢晉大夫過十故吳王自謂合得百牢 注有常數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是常數也 注上物天子之牢 正義曰周禮掌客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鄭玄云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以莫敵用故用王禮是天子之禮十二牢也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如彼記文諸侯共天子之膳唯一犢耳而得有十二牢者若是天子大禮必以十二爲數其餘共王之膳食自用犢爲食耳非謂獻大禮者唯一犢也 弃天而背本 正義曰棄十二之數爲棄天違周禮是背本 注大伯至衣也

正義曰吳世家云大伯及仲雍皆周大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大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大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大伯

大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說大伯仲雍適吳之由也[illegible]人不堪吳貴故舉吳之上祖以許之二人同時適吳而大伯端委仲雍斷髮者大伯初往未爲彼君故服其本服自治周禮及仲雍民歸稍多既爲彼君宜從彼俗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仲雍爲彼人主不能行周人之禮致中國之化故文身斷髮放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也漢書地理志云越人文身斷髮以辟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杜言辟害辟此蛟龍之害大伯之時未有周禮言治周禮者謂治其本國岐周之禮非周公所制禮也贏以爲飾者贏其身體以文身爲飾也端委禮衣者王肅云委貌之冠玄端之衣也此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然則文身斷髮自辟害耳史記以爲示不可用二人亡去遠適荆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馬遷繆耳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

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吳也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二德信與仁也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惟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古來以然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

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荅孟孫所恠且阿附季孫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 孟孫忿荅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 不樂而出 [illegible] 使直不同故罷饗 秋伐邾及范門 邾郭門也 猶聞鐘聲 邾不虞寇 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 成子邾大夫茅地爲 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 言以近 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 言足以距魯 成子以茅叛 高平西南有茅鄉亭 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 晝掠取財物也 邾衆保于繹 繹邾山也在鄒縣北 師宵

掠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書使掠傳言康子無法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居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自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馮依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僻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鄫衍即鄫也鄫盟不書吳行夷禮謂嚴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不録秋而背之

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于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爲私屬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爲明年吳伐我傳

疏注諸侯玉執帛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諸侯執玉也典命云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帛繼子男是世子執帛也知附庸執帛者以世子既繼子男附庸君亦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附庸無爵雖不得同於子男其位不卑於世子與公之孤也諸侯世子各稱朝附庸君亦稱朝是附庸世子相似故知執帛也且附庸是國此言執玉帛者萬國明亦執帛唯附庸耳知附庸

執帛也案尚書有三帛公之孤諸侯世子附庸君此唯言附庸者以傳云禹合諸侯又云執玉皆據君身言之故不數世子及孤也下云萬國故唯據附庸言之王制云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玄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如彼云附庸不得朝會而禹會萬國有附庸者附庸不得特達天子耳禹合諸侯謂國盡至附庸從其所附之國共見天子故有執帛者言萬國者舉盈數耳鄭玄注尚書以爲數正滿萬國案益稷州十有二師鄭以爲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畿外八州摠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州得有千二百國者以唐虞土方萬里九州之內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州各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方百里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七十里之國四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五十里之國八百摠爲一千四百國去其方五十里之國二百

里是州別千二百國也鄭玄云畿內四百國者皆謂五十里國也杜云諸侯執玉附庸執帛是與鄭異也尚書傳云百里之方三爲國七有奇以百里之方二爲百里之國一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七十里之國二有奇知者但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其方七十里之國唯有七七四十九是爲七十里之國二仍有十里之方二在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是百里之方三爲國七有奇則千里之方三爲國七百有奇有百里之方二在　注孟孫至不可

正義曰傳於異人之言更無如曰今無曰者作傳略之論語之文此類多矣雖曾上無曰要言與大夫對反不得爲大夫之辭故以爲孟孫忽答大夫也服虔以上二句亦爲孟孫之言謂諸大夫識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杜以上屬爲便唯以此句爲孟孫言耳　魯擊柝聞於邾　正義曰易繫辭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鄭玄云手持兩木以相敲是爲擊柝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

守備警戒也

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桓謚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

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爲明年入曹傳也邗今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疏或夢衆君子正義曰曹人夢見多人不識姓名故唯云衆君子也服虔云衆君子諸國君妄耳好田弋正義曰周禮司弓矢云矰矢用諸弋射鄭玄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可以弋飛鳥說文云繳生絲也謂用生絲爲繩繫矢以射鳥也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人背晉而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遂而不忍諸師之訴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疏注曹人至入告正義曰傳例曰不有其地曰入案傳宋實滅曹而有之經書爲入故杜原其事而解之吴伐

我夏齊人取讙及闡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闡在東平剛縣北疏取讙及闡　正義曰公羊穀梁以爲賂齊謂前年魯伐邾取邾子益益是齊甥畏齊故賂之非左氏意也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無傳來同盟而赴以名疏杞伯過卒　正義曰世族譜云僖公過悼公曾孫案悼公祖文公以昭六年卒父平公以昭二十四年卒悼公以定四年卒未應有曾孫可以按之國也杞世家僖公過是悼公之子疑譜誤齊人歸讙及闡不言來命歸之無旨使也疏注不言至使也　正義曰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此不言來故解之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

（宋大夫）曹人詬之不行（詬詈辱也不行殺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問可伐不輒故魯人）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奔亡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遂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魯所因託則爲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

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王問於子洩〔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

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鄫人亦僑田吳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鄫人教吳必可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爲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三邑魯地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

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爲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吳人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

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爲了欲因留景伯爲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吳人盟而還（不書盟恥吳夷）

疏 問於叔孫輒　正義曰定十二年叔孫輒與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兵敗奔齊於後自齊奔吳吳子今問之

君子違不適讎國　正義曰謂有故而去者也本國於己無大罪怨己無報怨

之心則違而不適讎既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衆云撫我則
后虐我則讎若父奉無罪而枉被誅殺如王貞之徒志在
復讎適讎亦可矣不得以此言格之也若父以罪而受誅
者如闔閭之徒本自不合怨君故辛亦不衆怨也　注未
臣至其難　正義曰既臣之後則身是新君之臣性命非
復已有故不復得爲舊君死節也若未有臣服則舊君之
恩未絶故可還奔舊君之命死其難也言奔命則有命乃
奔之若命不及亦不當還　若使子率　正義曰率謂在
軍前引道率領先行非爲軍之將帥也故不紐云子辭王
將使我以其知魯道者唯此二人故也　及吳至人懼
正義曰杜意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謂語吳人云若伐
武城必可克之吳人王犯嘗爲武城之宰與澹臺子羽之
父相善國人懼者謂武城邑人懼子羽爲吳內應劉炫以
爲實克武城今知非者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爲之宰國人
懼是未得武城故知此克之是鄫人教吳之語劉以爲伐武
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若然吳師既來

伐魯是顯然行兵不須云王犯與子羽之父相善魯民受害何須云國人始懼傳既云王犯嘗爲之宰又繼武城之下是爲武城之宰澹臺子羽又是武城之人皆據武城而言故知恐爲武城內應傳載漚菅事者說來伐武城之由劉妄生異見而規杜非也 注以言至出盟 正義曰劉炫云載書盟主所制自當吳人爲之何由復出魯國又載書數簡之文耳何須負之且諸言載書未有單稱載者以爲負載器物欲往質於吳以規杜今杜知負載是負載書者以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故傳云士莊子爲載書此上有將盟之文下即云負載之事故知負載書也劉以負載謂背負器物然則景伯魯之大夫親自負物不近人情而規杜過非也

齊悼公之來也 在五年 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 魴侯康子叔父 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

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景無道所以不終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也吳前爲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大宰嚭囚諸樓臺栫之以棘栫雍也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革邾大子桓公也爲十年邾子來奔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賓如臧會子齊閭丘明來

涖盟明闔丘嬰之子也盟不書諱略之且逆季姬以歸嬖季姬鮑侯所通者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爲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故諷動羣公子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潞齊邑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麇亦束縛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疏 注明闔至略之 正義曰魯以季女見伐喪邑又屈服求盟是可恥

之事二盟皆不書者諱其惡而略之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三月而葬速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書取覆而敗之雍丘縣屬陳留

疏注書取覆而敗之　正義曰莊十一年傳例曰覆而敗之曰取某師釋例曰覆者謂威力兼備若羅網之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專制之辭也案傳鄭師圍宋雍丘宋皇瑗復於鄭師之外築壘使合表裏受敵無處可逃子姚救之又大敗而宋師乃號令使有能者無死是其合軍盡禽敵人制其死命是於例正合書取也

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

（吳師）吳子使曰昔歲寡人聞命令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為十年吳伐齊傳）鄭武子賸之孽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孽，達也。瑕，武子之屬）請外取許之（瑕請求於他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師）每日遷舍（作壘塹成，鄭徙舍，合其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備其能也）以郟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報雍丘）秋

吴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炎帝爲火師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

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旣盈而得水位故爲如川之滿不可馮游言其波流盛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人故以爲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則當伐宋故不吉也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泰之需☵☰乾下坎上需泰六五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五爲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爲昏姻甥舅之國宋爲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之卦故以爲宋吉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

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伐之為不吉疏宋公伐鄭　正義曰虛舉經文者為下趙鞅救鄭起并以終上取鄭師之事也　遇水適火　正義曰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為上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　注趙鞅至水位　正義曰秦本紀秦伯翳之後為嬴姓也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同祖其伯翳後世為趙渊蜚廉有子二人一曰惡來其後為秦一曰季勝其後為趙今趙鞅伐宋故以嬴子二姓為占也　遇泰之需　正義曰乾下坤上泰乾為天坤為地地在上天在下象曰天地交泰泰者大也天地交合萬物大通故名此卦為泰乾下坎上需象曰需須也言雲在天上須散而為雨故名此卦為需　注不可至大吉　正義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易之文也既引其文又解其意帝乙紂父殷本紀文也易之爻位五為天子故於六五之爻稱帝乙也其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六為陰爻也

五是上體之中居天子之位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王弼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交通之時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感以相與用中行願不失其禮帝乙歸妹誠合斯義履順居中行願以祉盡夫陰陽交配之宜故元吉也杜說與彼同案易稱高宗伐鬼方者實伐之帝乙歸妹者實嫁之其女有賢德名聞昭著故得載之易象但書典散亡不知嫁與何人爲誰之妻　宋鄭甥舅　正義曰宋鄭異姓必嫁娶往來或可時實有親故爲甥舅耳言甥舅者言其昏姻勢敵敵則無以相傾宋有福鄭必衰言鄭不可助也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　書會從不與謀

疏　邾子益來奔　正義曰八年歸邾子益于邾傳云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

餘討之因諸樓臺梳之以棘蓋將歸吳而因之今言來奔嘗是自吳逃而來適魯傳稱齊甥也遂奔齊經不復書其奔齊者凡諸來奔既至魯而更復奔他國者已去其位略賤之不復書齊慶封亦是也　注書會從不與謀

正義曰往年吳來徵師是與我謀也而從不與謀者與謀者謂彼此和同計謀然後共伐則是我爲伐主故言及某同行不與謀者謂彼心自定遣來召我則彼爲伐主我往會之故言會某伐某今吳伐齊之意已定徵師者來召魯耳於例止當言會故從不與謀之文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以疾赴故不書弒

疏　注以疾至書弒　正義曰傳稱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則陽生被弒矣而經書卒是以疾死赴也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傳稱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知此亦以疾死赴故不書弒也八年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是再同盟故赴以名杜不言略之

夏宋人伐鄭　無傳

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

齊悼公無傳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無傳齊納之

疏注書歸齊納之 正義曰定十四年衛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今自齊歸衛也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諸侯納之曰歸此書自齊歸知是齊納之

薛伯夷卒無傳赴以名故書

疏注赴以名故書 正義曰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此夷當代爲君爾來未同盟而赴以名故書

秋葬薛惠公無傳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季子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

疏注季子至以名 正義曰傳稱延州來季子救陳即是季札也札以襄二十九年來聘書名則此亦宜書名今不書者陳人來告不以名也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子貢之言）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郎（郎齊地邾郯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承吳大夫）夏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侵以侵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興兵）事不再令（再令龜也）卜不襲吉（襲重也）行也於是乎取犂

及轅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毀高唐之郛侵及賴而還疏注犂一名隰　正義曰犂即犂丘也二十三年傳稱齊晉戰于犂丘知伯親禽顏庚庚即涿聚也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是犂一名隰秋吳子使來復儆師伐齊未得志故爲明年吳伐齊傳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疏注季子至十餘

正義曰襄昭之傳稱延州來季子者皆是季札也此說孫德安以是六賢之事亦當是札故計跡其年言雖老猶能將兵也孫毓以爲季子食邑於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猶趙氏世稱趙孟知氏世稱知伯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書名貪也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公與吳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無傳赴以名故書之

注赴以名故書之　正義曰四年滕子結卒虞母代結爲君爾來未同盟[illegible]皆

也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奔宋書名淫也

傳十一年春齊爲郞故郞在前年國書高無㔻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季孫謂其宰冉求冉求魯人孔子弟子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求曰居封疆之間封疆竟內近郊之地季孫告二子二子叔孫孟孫也二子不可求曰若

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言不戰爲不臣）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根季氏專政故不盡力）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己之公朝）侯於黨氏之溝（黨氏溝朝中地名）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

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已材力所及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已不欲戰故不對退而蒐乘蒐閱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顏羽御邴洩爲右子孟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有子冉求也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步卒精兵老幼守宮次于雩

門之外（南城門也）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言不欲戰）公叔務人（務人公爲昭公子）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繇役煩）政重（賦稅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己不敢不死）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如樊遲言乃踰溝）師入齊軍（非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

涉泗二陳齊大夫孟之側後入以爲殿之側孟氏族也字反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伐善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爲伍敗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而欲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爲賢皆無戰志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宵諜曰齊人遁諜閒也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二子與孟孺子同車子羽

鋭敏子羽頹羽鋭精也敏疾也言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口不言奔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皆俱也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敗勝負不殊

疏注時人疑童子當殤　正義曰喪服大功章云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為無服之殤其於服也長殤中殤降成人一等下殤降二等此汪錡蓋長殤也時人疑其當降服又葬殤之禮亦異成人檀弓云周人以殷人之

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是其異於成人也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悉賦稅之有餘以爲己大器大器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糗乾飯也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醴糗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

疏稻醴粱糗腶脯　正義曰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二曰醴齊鄭玄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之恬酒矣則醴是濁酒也月令命作酒云秫稻必齊是以稻爲醴也釋草云虋赤苗芑白苗郭璞曰今之赤粱粟好粱粟皆好穀也

內則鄭玄注云服佩捺觿燧薑桂也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欲以報也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博嬴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子陽宗樓也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之將戰公孫夏

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具含玉亦示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爲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今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六年齊魯會問遺也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死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盛齊人皆自知將敗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

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叔州仇曰而事何也問何職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賜子貢孔子弟子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之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褽藉也加組帶焉寘書于

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闔子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謂擊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

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盤庚商書也顛越不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秋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爲王孫欲以辟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艾陵役也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屬鏤劒名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

言齊勝之盈之極也哀十三年越伐吳起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疏歌虞殯 正義曰賈逵云虞殯遣殯歌詩杜云送葬歌曲並不解虞殯之名禮啓殯而葬葬即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啓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為歌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為之據此挽歌之有久矣晉初荀顗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云之摯虞駁之云詩云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葬之有歌不為害也復存之使問弦多以琴 正義曰禮以物遺人謝之問二十六年衛出公使以弓問子贛論語云問人於他邦皆是也 注鼓以至退軍 正義曰周禮大司馬教戰之禮云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鳴鐃且卻鄭注云凡進軍退軍鼓鐸同其所異者廢鐲而鳴鐃耳如鄭此言則進退皆有

金鼓而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者周禮是教戰之法其
臨敵之時欲戰則先擊鼓以動之欲退則先擊金以靜之
故長勺之役公將鼓之是欲戰擊鼓也此傳云吾聞鼓而
已不聞金矣是欲退擊金也　衛賜　正義曰子貢衛人
故稱衛賜　注盤庚至種類　正義曰彼文云顛越不恭
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此
傳字少於彼引之略也孔安國云顛隕越隊也不恭不奉
上命孔言隕隊謂受上命而隊失之杜言從橫不承命謂
其人性自顛越從橫不肯承命意小異也刑名以截鼻爲
劓劓是割也殄絶育長俾使皆釋詁文也易謂轉易無使轉
生種類不令更有惡子孫也　將死　正義曰吳語云子
胥將死曰而縣吾目於吳門以見越人之入吳國之亡也
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
之尸盛之鴟夷而投之於江賈逵云鴟夷革囊也　冬
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于宋子朝

子朝宋人仕衛爲大夫其娣嬖娣所娶女之娣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犂衛邑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車也以獻獻於君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遺疾之弟孔姑孔文子之女疾之妻疾臣向魋爲宋向魋臣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城鉏宋邑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

栢氏出（出在十四年）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聽使還）使處巢死焉殯於郥葬於少禘（終言疾之失所也巢郥少禘皆衛地）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田獵）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儀之孫）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大叔疾）悼子即位故夏戊爲大夫（夏戊悼子之甥）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爵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甲

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圉文子名度謀也將止仲尼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疏

注胡簋至曰簋　正義曰胡簋行禮所用之器故以胡簋言禮事論語衞靈公問曰俎豆之事意亦同也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論語賈服等注此傳皆云夏曰胡杜亦同之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　注甲兵至聞也　正義曰對靈公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此以文子非禮欲國内用兵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荅非經甲

兵也魯人至乃歸　正義曰孔子世家云季康子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是也　季孫

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使

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

問卒曰卒終也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

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公荅而私於冉有

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

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

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

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爲明年用田賦傳

疏注丘賦至田賦、正義曰司馬法方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乃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今用田賦必改其舊但不知若爲用之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若其如此則一丘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於常一十六倍且直云用田賦何知使井爲丘也杜以如此則賦稅大多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丘賦之法田之所收及家內資財井共一馬三牛今欲別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謂一丘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又計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爲所出倍於常也舊田與家資同賦今欲別賦其田故言欲以田賦也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五

修職郎新差充𡿬州州學教授趙　彥稴點勘